



终于逮着了机会，车子进市区没油了，停在一个加油站，我下了车就躲到墙根开始打电话，像审问一样把最尖端的科学都弄清楚，最后跟我老婆说：感谢上帝！我知道我应该感谢的首先是我老婆，接着是观音娘娘，然后才轮到上帝。这说明我完全高兴得昏了头。

再坐上车，我的眼神就不空洞了，眼睛就聚焦了，笑咪咪的嘴咧得更大了。我想板也板不下来脸。如果你们到了我这岁数，以为再也没机会要孩子的时候，突然观音娘娘和天籁一般的声音告诉你，你一直想要的孩子到了，我怀疑你也扛不住。来绵阳之前我就在心里打鼓，老婆的确有了怀孕的征兆，但我们不敢确定，经过这么多年漫长的等待、惊喜和失望直至绝望，我们变得如此胆怯，担心核对号码时，又发现弄错了几个数字。我们战战兢兢地从而立之前弄错过不惑之年，那个无中

也许是不言自明的回报，又好像每次完结后的步骤之一，两人足足谈过一个时辰之后，大公总要返回内室一次，出来时衣装单薄许多，仍坐在原来的椅子上。而冷霖渡则坐于三尺之外的软榻，不再说话，眉头微皱，时而瞥来一眼。

这个是小棉玉一人窥知的秘密，即便未来，也只会言及终生爱慕的一个人，而绝无他者。事情是这样的：冷霖渡和大公完成了公务和必要的闲叙，剩下的时间就是无语对坐。此刻不得任何人打扰，须极静且门户关闭、无风无臭，连一旁气息稍浓的梔子花也要搬走。一句话，这个空间里只能有一种气息：大公的体息。只有冷霖渡一个人能够嗅得这体息，它们源自不同的部位和器官，从内到外延至脚趾手甲，不会有丝毫遗漏。冷大人所求不多，这一点大公早就心领神会，所以不再吝啬，坐在那儿，虽未敞开薄衫，却能散开颌下一二粒纽扣，让胸前一片娇嫩雪洁的肌肤若隐若现。冷大人偶看一眼，双唇紧闭。这样过去三五分钟，他的身体会无端抽搐，两眼歪斜，直至完全紧闭。冷大人的身体会萎缩下去，瘫在榻上，似睡非睡。

大公以非同常人的耐心安坐一旁，如时间稍长，会拿起一份文书，用笔在上面勾勾画画。直等到榻上人睁开死鱼般的眼睛，她才放下手中的纸笔，击掌两下。门外黑衣青年应声而入，熟练地搀起冷大人，让其坐得安静，然后去内室取来一个汤盅，加热后给冷大人灌下去。而后歇息片刻，榻上的冷大人就端坐如初，双目炯炯了。

“公子，冷伯饮下的不是一般汤羹，而是大药堂专门配制的‘海参鱼胶盅’，里面除了海参鱼胶，还有海马海龙粉末和别的什么，一盅饮下，不吃不喝劳作一天，都不至萎颓。”小棉玉对屏息静听的

生有、似有还无的小生命一直折磨了我们十几年。好了，现在，那个小生命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我跟我老婆通电话时一度像梦呓：
——我真要当爹了？难道我真的要当爹了？

一个小生命。我终于说到了这个词：生命。如果你们还想笑，那么现在该停下来。对任何人来说，生命都是件至为严肃的事。那时候我脸上的确有朵花，但我觉得后背变重了，从此我背负了另外一个生命，他正在孕育，逐渐成为一个完善和美丽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他在我的后背上把嘴凑到我耳边说：“爸。”想到这个称呼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这不是煽情。不需要任何人为生命去煽情。下午我们去了北川老县城。地震之后我第一次去那里。来之前我搜集了很多关于这场灾难的资料，看了很多介绍、图片和影像资料，我担心自己面对废墟扛不住。还没到老县城，我就发现什么心理准备都白搭，钱老师和陪同朋友沿途指示哪些山体曾经滑坡，哪些道路曾被中断，哪些厂房过去热火朝天现在像沉睡一样冷寂，你的心就开始往下沉，开始感到绵阳的十二月底同样寒气逼人。你们一定都见过那途经的几座山，大地摇晃，山的肩膀坍塌下来，露出灰白的山体像凉森森的骨头。我当时的感觉是，大地果然是不可靠的。车驶向一条狭窄的路，几块巨大到难以形容的石头滚在路边，下到坡底拐个弯就是老县城了。我们进入老县城关口，白纸黑字张贴在关卡处，那些字为了追怀、悼念、感谢和壮志，我觉得像在进入一个巨大的露天灵堂。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妥当，我的确是预感到无以复加的悲

伤迎面扑来。车在转弯处的平地上停下，站在那里可以俯瞰老县城全景。一片废墟，楼房倾斜倒塌，在这个峡谷里，哪怕一座完整的县城也不过是造化手中的一堆卑微的积木或者火柴盒。昏了头的上帝说，让它散，一瞬间墙倒屋塌，世界变了模样。我看了旁边一块展板上展示的地震前后的对比照片，你得出的唯一结论只能是：不是一个人间。陪同朋友的手在废墟照片上划拉一下，像给一座死去的小城合上了眼。他说：
——他们都死了。

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北川人。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为什么觉得像进了灵堂。建筑倒了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每一座建筑里、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命。废墟会给你震撼，是倒塌、破坏和毁损，是对完整、美和庄严的颠覆和否定；但死亡却是消失、不在，是再也看不见摸不着，是你喊破了嗓子也回不来，它是取消、铲除和彻底从地球上抹去，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有，它是唯一、不可逆转、不可循环——人只能活一次。很多年前我还小，经常去坟地里放牛，夏天坟地里清凉，草木丰茂，牛吃草，我就倚着坟堆睡觉。从这个坟堆睡到那个坟堆，与半个村的死人为邻，我以为我再也不怕死亡，在北川老县城我发现，还是怕，不是一般的怕。坟堆里死去的那些人，死亡缓慢、平和、历经多年，是人生的叹息到了最后，自然而然收了尾，他们安然地闭上了眼。而这里，一碗饭还端在嘴边，一声呼唤还没来得及出口，一个手势没能做完，一段美好的生活才刚刚起了个头，咔嚓一声，天翻地覆，不管你的一生走到了哪

个阶段，一律活生生掐断，你都不及画一个逗号和省略号，更别谈奢侈的句号。

我在废墟之间走——你们一定看过那些图片资料，如果有哪位同学的亲人和朋友在地震中遭了难，请原谅我提起了这件痛心事，你们一定知道那些楼房坍塌后的形状，一定知道一座房屋如何重新回到建筑之前最原始的材料——石头和砖瓦、钢筋水泥和混凝土，一定知道墙体如何分裂成为片段、门窗如何变形成为断木和废铁，一定知道二楼如何变成一楼而一楼消失了不见，一定知道曾是邻居的两座楼房变成了“远亲”，而曾相对而立的两间屋子融为了一体——每一座楼房和每一间屋对我来说都不是被毁掉了的建筑材料，而是一个个半路消失的生命，每一扇门、每一扇窗对应一个再也看不见了的人。我看过有文字说，楼房淹没了道路，这地方变得凌乱拥挤；我的感觉恰恰相反，这地方变宽敞了，空空荡荡的那种空，一个人没了就空出一大块地方，一群人没了就空出更大的地方，这个地方，几万人没了，你该想要空出多大的地方。我真是感觉空，因为空，冷风长驱直入，我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钱老师和陪同的朋友向我说起那些有幸逃生的人，他们如何在死神的镰刀到达脖子之前逃脱：一个老太太从缓慢倾斜的四楼顺着雨水管道爬下来；一个小伙子走到两座楼之间，被两座楼突然合并到一起的气流推出来；一个孩子因为弯腰系鞋带迟了五秒钟进屋，房屋倒在地面前两米处。更多的人连一丝生的机会都没有。死亡如此浩荡，你会有何感想？如果我在地震现场，我会尽一切可能抓住生的机会。
(未完待续)



○ 张伟 (连载 119)

舒莞屏说。

六

酷寒已达极处。仅有的几个晴天，冷霖渡竟不惜冒着严寒，骑马穿过两座雪洞，由人陪伴奔向沙岗。他一定要在这个月份亲自前往探视，因为实在放心不下。他随身携带几宗礼物，其中半是滋补品。他身着黑色皮裘钻入这间冬房子，一进门就大加赞赏，说浓浓的居家气息，非劳燕而不得营浓。他翘起戴了戒指的手：“至多秋天，瓜果丰繁的时候，这里就该传出呀呀之声了。”小棉玉羞不可支。她行跪拜大礼，舒莞屏施拱手礼。冷霖渡湿着眼睛拉起小棉玉：“孩儿，我失去了一位芳邻，却得到了一个佳婿。”

“偎炉夜读，红袖添香，此情此景原是不虚。屏儿近前来！”冷霖渡坐向炉边矮凳，招一下手。舒莞屏上前，忍受着那双幸灾乐祸的目光在脸上纵横游移。“眼窝儿深了，夜夜操劳之故；嚯，一只樱桃小嘴儿竟生在男子脸上。屏儿，老夫独女自幼顽皮，想必格外累人，不过日久成趣，也就自如起来。”说着将手中方方正正的包裹举起：“空腹食，忌生冷。”小棉玉替他接下，谢过冷伯。

舒莞屏无多话语。他强迫自己说一番场面话，实在难为。冷霖

渡说：“待春景天里，我要在府中摆一道大宴，款待府中友朋。届时你们可将邀约者写上花笺。”舒莞屏想到了一个人，问：“国师大人，大公冬日可好？”“她嘛，狐裘旺炉，每天都能施行药浴。公子新婚之日仍能牵念大公，让人欣慰。”他这样说时望向窗外白雪，鼻子抽动，“我曾寻思，如在行营那里加筑冬房子，再引入温泉，想必大有利于万玉大公。她那时或召唤公子共览洋文书，小棉玉也可陪侍同行了。”

冷霖渡离开时似有不舍。天晴无风，舒莞屏与小棉玉送出门去。护卫持缰伫立，冷霖渡抬头说：“让屏儿陪我走走吧。”他们踏向清扫过的竹丛小径。冷霖渡哼着，说每到凌晨还会想起那时的饮谈，如今好生失落。“好在公子有了归宿，小女也自得其所。”他露出齐整的短牙看他，嘴角挂着笑意：“冬房殊窄，捉将起来想必不难。小小人儿可有倔犟撩人之趣？公子按住的可是与副都统同等职阶的女子啊！”他故作夸张，狎意满满，总想探得一些隐秘。舒莞屏不得不正色：“请大人说些别的吧！”对方抽抽鼻子：“我们都深受洋习熏染，何必拘泥那些翁媪古礼！”舒莞屏不再接起话端。冷霖渡颇为不悦。

此次探访令小棉玉有莫名的忧伤。她带着深怨恼愤望向一个

角落，想的是这位冷伯留下的未可修复的重创、不可尽言的屈辱。舒莞屏默立一旁。她抱住了他的左臂，头颅压紧摩擦，珠泪滚落。“我的公子，我今生的依靠，我的公爱！可是我当知进止，你已十二分怜我惜我，更是容我。我们今世做不成夫妻，只待来世吧。不过我们毕竟日日相挨，同是天涯沦落人，结为姐弟至亲如何？”

舒莞屏蹲下，为她揩泪，切近看着那双杏核眼和悬泪的长睫。他又一次认定这双眼睛至美。他愿单独亲吻这双眼睛，最后还是忍住了。他的左臂被牵拉得太久，有些疲惫。他说：“我答应过，这条左臂归你了。到了我离开的那天，你可将它砍下。”“公子休要胡言！”她伸手堵他的嘴巴。舒莞屏挣脱：“这是真的。我即便成了独臂人，也要逃离！我告诉过你，吴院公成了独腿人，还依旧能骑马远行！”

只要舒莞屏没有回应小棉玉那一声恳求，她就紧紧抱住他的左臂。他只好弱弱地回道：“我答应，我们是姐弟至亲。”

这成了二人婚礼后最为欣喜的一天。入夜，他们在温煦的烛光下饮一点米酒，还吃了整整一小罐李子酱。红豆沙花卷、玉米碴浓粥、五香蚕豆、烤小鳊鱼，全都一扫而空。两人都觉得许久未曾这样食欲大开，吃得格外香甜。

(未完待续)



○ 陈彦 (连载 73)

刚好勾把山今夜也点亮了，山形还特别漂亮，领导一旦来了兴致，要下去走走，岂不麻烦大了？他在出发到镇界接待以前，紧急召见了朱武干和村里的孙铁锤等相关人员，不仅布置了领导所经过路线的接待任务，而且还特别叮嘱了温如风的事。孙铁锤把脖子拍得啪啪直响说：“放心南书记，他温存罐连领导的毛都见不到。必要时我就把驴日下的掘起来了！”南归雁立即制止道：“不敢胡来！看住就行了，不能用非法手段限制人身自由，这是底线。”孙铁锤非常轻松地一笑说：“包在我身上了！”然后，他们就各自分头行动了。

对于孙铁锤来讲，这也是北斗村千载难遇的特大喜讯。啥时这么多大领导能经过一回村上？就是不下车，忽地开过去，也得走十几分钟啊！更何况他这次在勾把山“点亮”上，特别用心费力。听说别的山都是方圆一公里安三十个灯泡，他就让安了四十个，明显比别人亮堂许多。勾把山这次真是要“打头阵”了！当然，灯泡质量另讲，反正这是南书记的工程，他必须让南书记满意。至于能亮多久，那要看南书记“过渡”多久了。不定下一任来，又让放孔明灯哩。

本来他们在晚会上都有事。接到紧急指示后，孙铁锤立马让羊蛋、狗刺、骆驼、磨凳几个平常跟他跑得欢的，快速朝村里赶。可这几个不仅要“锄草”“插秧”，而且还要光脊背“背媳妇回娘家”，他们可喜欢这一段戏了。孙铁锤说：“背锤子呢背，这事比天大，回！”他们就跟孙铁锤跑了。气得总导演一个劲地骂：“一群天底下少见的野百姓！乌合之众！”

回到村里，孙铁锤和朱武干先带人把领导要经过的路线齐齐勘察一遍，一些破旧的房子晚上倒是看不见，糟糕的是公路沿线田畔上，几乎十几丈远就是一个粪坑，不仅严重影响美观，而且臭气熏天。平常月亮地里，粪沟都是明晃晃的，山再一点亮，搞不好还能看出倒影来。这是北斗村人老几辈的务庄稼法宝：家家都在田间地头挖几个水坑，不仅积雨积雪，也攒粪攒肥。尤其是在芒种前后，又都给粪沟里添了家粪、牛粪、猪粪、鸡粪，是等麦收后种毁茬庄稼用的。谁都知道这一坑坑混合物沤烂在一起，浇地、追肥是一顶一的好料，可今晚这些好料都成了北斗村的“脓疮腿”“牛皮癣”。孙铁锤指挥动员员起在家里看门的六十五岁以上老者，立即用苞谷秆、柴火垛甚至烂炕席，朝上面铺。家里没人的，他亲动手跟狗剩这伙人到处挖掘东西往上盖。直到把沿公路边上的粪沟全部掩饰完毕，才准备治理温存罐呢。

安北斗他爹自打中午从温家后檐沟，接过儿子扛来的五十斤白面，勉强弄进压面房，先气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温如风还埋怨说：“安叔也不说一声，我上去背就是了，还让你老巴巴地跑一趟。如屏，快给安叔泡茶。”家里还等着几个压面的，都是现兑现地晚上要招呼客。温如风让他先回去，说等面压好，送上去就是了。并且说今天可能还顾不上。安北斗他爹明白肩上的重任，就说：“不急，你先给别人压。叔今天正好没事，你婶到镇上‘打连枷’去了，我在家里闷得慌，你这儿人来人往的热闹，叔也好混个心焦。”

安北斗他爹就这样留下了。一切都没有出现反常，他甚至还出去看过面架子，一旦遇见紧急情况，扳倒哪一架，既少损失，还容易把消息传递出去。他知道儿子埋伏在哪一块儿。那一块麦子长得最旺盛，麦穗长，颗粒大，一粒粒都鼓铮铮的，他是准备留着做种的。可儿子认为那里打埋伏最佳，他就不得不让去了。他甚至想到了过去看的电影《鸡毛信》，自己老了老了，却被儿子拉入伙，成“儿童团员”了。需要扳倒“消息树”的紧急情况，直到天撒黑都没出现。中途倒是不停地有人说镇上演“打连枷”“薅草”“放牛犁地”的笑话，温如风好像没多大兴趣，总是不接话。当有人说到集资安灯泡时他才插了一句：“你都把钱交给孙铁锤，说能让钱生儿子，小心给你生个癞蛤蟆。”

孙铁锤紧急动员全村老少把顺大路边的粪坑掩盖完后，才回到村委会，安排控制温存罐的事。在他看来，这就不是个事。一切都是领导惯下的瞎毛病。依得他，就一个字：揍！往死里揍！温存罐是揍没挨好，皮松哩。他爹孙存盆管了村上这么多年，就总结了一句话：要给谁好脸！一旦给脸，就都蹬鼻子上脸地来了。他让羊蛋和磨凳守住温家后门，狗刺和骆驼守前门，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扑倒，必要时给一砖，等领导车队过去再放人。朱武干说，南书记有交代，在温如风这件事上，要统一听安北斗指挥，不能乱来。孙铁锤大包大揽道：“老朱，你耍管，我的地盘我做主。安存镰弄啥磨磨叽叽的，还是文化人那点屎毛病，眼睛一半张天、一半朝地，老把温存罐当人看哩。那就是头驴，管他就得跟牲口一样，一吆喝、二骂、三拿鞭子抽。鞭子抽着性不管用了，端直就上砖拍！都按我的弄法，保证把他扣得住住的。”
(未完待续)